

潦倒一辈子，垂暮之年， 他却邂逅到仙女，梦成正果

古人常说一句话：“高才而无贵仕。”意思大概就是说，才能太高的人，是当不成大官的。

千百年来，这句话变成无数才子的诅咒。

因为善作妙笔文章，才子们大多非常自信，他们想当然地认为，单纯靠自己的八斗之才，将来就一定能够拜相封侯。

结果呢，文采越是飞扬的读书人，往往越是不得志。

为心高气傲的才子们量身定制的“工作”并不太多，假设让我们替他们选择，不考虑收入问题，又清闲又高雅的隐士，或许，是最令人着迷的一份工作。

可惜，才子们大抵是不甘心的。古代隐士大多是为了博取名声、为了归隐而归隐。譬如孟浩然，他的隐逸就明显带着不情不愿的意味。

同样是在唐朝，却有那么一位诗人，他看透了风花雪月，厌倦了金戈铁马，了却平生繁华事，最终潇潇洒洒地去做了一名隐士。

这样的隐士，究竟是怎样炼成的？

01

这位隐士诗人，留存于世的诗歌并不算太多，区区57首而已，但在强手如林的盛唐诗坛，他竟然能占据一席之地。

该诗人最出名的那一首诗歌，也许很多人都读过。

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
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
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
万籁此都寂，但余钟磬音。

此诗的伟大之处在于，几乎每一句都有人爱。譬如说，“山光悦鸟性”之句，得黄庭坚之垂青；“曲径通幽处”这句，受欧阳修所喜爱，甚至，他还想仿写几句，结果呢，“竟不能得，以为恨。”

也正是因为此，明代冯班评此诗曰：“字字入神”，清朝纪昀则赞其：“笔笔超妙。”

这首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，其作者名叫常建，虽然受到后世人的崇敬，于仕途之上，他却颇为失意。

在封建时代，读书人用功苦读的目的，无非就是“货卖帝王家”，常建亦如是。他发奋读书、参加考试，结果，不幸落第。

家园好在尚留秦，耻作明时失路人。

恐逢故里莺花笑，且向长安度一春。

因为考试成绩不佳，常建甚至没有脸面回家，他这才在诗中写道，计划在都城长安再逗留一年，用心苦读，来年再尝试一次。

也不知道他一共考了几次，《唐才子传》里说，开元十五年的时候，常建28岁左右，他终于考中了进士。

与常建同榜的进士，有很多赫赫有名的诗人，譬如王昌龄。

考中进士之后，诗人们只需要等待。等待着朝廷放官之后，这些官场的准新人，便可以外出施展抱负了。

朝廷会在何时授官？比较悲催的是，据后世学者考证，唐代士子们及第之后，其实并没有授官（专业术语叫“释褐”）的资格，他们需要等待三年，这便是所谓的“守选制度”。

三年过后，就能轮到常建他们当官了？恐怕也未必。

史书上说，唐开元十八年



——差不多就是常建结束“守选”的日子，吏部尚书裴大人，又提出“循资格”的官吏选拔制度。

所谓的“循资格”，即朝廷要求六品以下的官员，实行轮流休官的制度，当他们在某地任职满四年，必须要强制性离任，等待数年后，方可再次参加吏部铨选、二次授官。

朝廷这样做，主要是担心地方势力会做大，但是，这可苦了那些眼巴巴的打工人。

因为“守选制度”，直到开元二十三年，36岁的常建，才终于被授予一个小小的县尉；由于“循资格”，四十余岁时，他即遭任满罢官。

常建的前程，完全就是虚无缥缈的。

02

从开元十五年到二十三年，前前后后有八年的光景，常建咬咬牙，还可以熬过去。当任职期满，被朝廷勒令强制“退休”时，他真的再也等不起了。

毕竟，未来他还有几个八年呢？

常建写过一首长诗，其中有如下几句：

谁念独枯槁，四十长江干。
责躬贵知己，效拙从一官。
折翻悲高风，苦饥候朝餐。
湖月映大海，天空何漫漫。
托身未知所，谋道庶不刊。
吟彼乔木诗，一夕常三叹。
——《赠三侍御》

诗歌中的“四十长江干”，点明了作者写诗时的时间地点。“长江干”，代指江苏省盱眙县，彼时的常建，正在此地担任县尉；“四十”则指的是常建的年龄。

如前文所述，四十岁的他，正在经历任期的最后一年。

常建一生50余首诗歌中，表达自己困苦遭遇的其实并不多，据说，可能仅此一首。试问，前途渺茫的他，怎么可能不无助？

可是，除了用诗歌纪念自己的四十岁，他又能做什么呢？

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妨做个隐士吧。

《唐才子传》中写道，常建因

为官场失意，“遂放浪琴酒，往来太白、紫阁诸峰，有肥遯（肥遯：隐居避世）之志。”

坦率地说，此时他的这种隐居方式，带着明显的表演色彩，更像是某种行为艺术。毕竟，他除了自己隐居，还试图邀请朋友们一起归隐。

常建先生曾写诗给自己的同榜进士好友，譬如王昌龄等人，他是如此说的：

有时荷锄犁，旷野自耕耘。
不然春山隐，溪涧花氤氲。
山鹿自有场，贤达亦顾群。
二贤归去来，世上徒纷纷。
——《鄂渚招王昌龄张僮》

据学者考证，常建的这首诗歌，可能作于王昌龄第二次被贬，前往龙标赴任之时。

王昌龄是当时的著名诗人，全天下都知道的那种，他的被贬事件受到很多诗人的关注，就如李白，他也曾写下“闻道龙标过五溪”之诗。

常建作此诗，一方面是关心朋友，其外，他还有另一个“小算盘”，就是为了扬自己的名。

常建的此种隐居行为，在古代其实还有个专业名词，叫“招隐”或者“携隐”。

相比于独自隐居，招隐更容易扬名，尤其是与较有名望的文士携隐，往往更容易增加自己的名气了。

再进一步去分析，增加了名气，可想而知，就更方便被选拔当官了。

诸位不要以为笔者在“阴谋论”，常建的“小算盘”，骗不了古往今来学者的眼睛。

古人评价唐朝的隐居曰：“依隐钓名，真风渐鲜。”

现代学者甚至更加直率，他们点名道姓地指出：

“常建虽然也赞颂一番隐居生活的高雅情趣，似乎是自得其乐，要殷勤招王张二人（即王昌龄和张僮）同来隐居，而真实用意也不过是将其声势张扬得大一些，以此扬名。”

可喜的是，常建的目的达到了，《唐才子传》有云：“（常建）后

寓鄂渚，招王昌龄、张僮同隐，获大名当时。”

问题是，获得了名声，就一定能够当官吗？

这又回到“高才而无贵仕”的诅咒了，常建注定一生悲催，他终究没有得到提拔。

03

直到年岁渐晚，常建犹然在感慨，怎么自己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却依旧无人赏识呢。

晚年的他，写过一首《戏题湖上》，诗歌有云：

湖上老人坐矶头，湖里桃花水却流。

竹竿袅袅波无际，不知何者吞吾钩。

诗人自喻为姜太公，众所周知，直到生命的暮年，姜太公才得到提拔。晚年的常建，亦是想得到重用。

可是，因为执着于功名，诗人的大半生，总是在盯着那个“鱼钩”，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看见湖里桃花流，看到竹竿袅袅波。

直到此时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，该去追求什么。

去过一种简单而纯粹的生活，去实现真正的隐居，也许是更好的选择。

在封建时代，想要做官，就要有把板凳坐穿的感觉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枯燥——但你还别嫌枯燥，有多少人想坐冷板凳，还没这门子呢。譬如年轻时的常建，他浪费了自己太多的年华，去争夺、等待一个冷冰冰的板凳。

虽然这个“冷板凳”很珍贵，但允不允许某些人不去争呢？原来，竟也是可以的。

孟郊的《隐士》诗中有云：君子隐石壁，道书为我邻。寝兴思其义，澹泊味始真。陶公自放归，尚平去有依。草木择地生，禽鸟顺性飞。青青与冥冥，所保各不违。

按照常建的规划，他原本一定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但真隐居起来，他反而玩得更加“高级”了。

常建隐居生活的主要内容，竟然是求仙问道。

行药至石壁，东风变萌芽。主人门外绿，小隐湖中花。时物堪独往，春帆宜别家。辞君向沧海，烂熳从天涯。

——《闲斋卧病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》

该诗中的“行药”，又被称作“行散”。魏晋名士为求长生，往往服用“五石散”，这种药物有个特点，服用后必须不停走路，以散发药性，故曰“行药”。这种习气至唐犹存。

除了遍访“仙药”，常建亦孜孜不倦地追求仙人。

上见悬崖崩，下见白水湍。仙人弹棋处，石上青萝盘。无处求玉童，翳翳唯林峦。前溪遇新月，聊取玉琴弹。

——《宿五度溪仙人得道处》

去到人迹罕至，但有仙翁出没的地方，诗人不由得心生期盼，没有找到仙人，找到仙童也是极好的嘛。

在官场一无所获的常建，在追求神仙的道路上——这条道路似乎更难，据说，他竟然成功了。

诗人自己曾写诗道：

水边一神女，千岁为玉童。羽毛经汉代，珠翠逃秦宫。目视青云秘，愿谒黄仙翁。尝以耕玉田，龙鸣西顶中。金梯与天接，几日来相逢。

——《仙宫遇毛女意知是秦宫人》

诗中的“神女”，又被称作“毛女”，她字玉姜，自称是秦朝的宫女，为了逃避战祸进山避乱，以松叶为食，就不感觉饥寒，久而久之，遂“进化”成了仙女。

《唐才子传》里也说，常建入山谷采药时，的确遇到这位神女，神女最后还把养气修炼的术法交给了他。

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充其量是古代人美好的想象。但颇欣慰的是，常建终于从矛盾挣扎的心情里走了出来，最终达到了与自己、与他人、与社会，皆能和谐相处的，圆融的人生境界。

他终于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隐士。